论大卫·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 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城市化、金融化所引发的新的危机,大卫·哈维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中七个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性障碍的探究,指出尽管资本主义采取各种手段来化解危机,但却无法彻底克服资本自身的局限性。不仅如此,资本在进行全球扩张和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还制造了不平衡地理发展,从而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规模上积累着新的危机。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从空间维度再次论证了资本主义自身蕴涵着无法被克服的危机,这对于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资本积累危机;资本流动性;不平衡地理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 089.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4-0024-08

在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的问题上,历史上形成了三大思想阵营,分别是利润挤压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和消费不足理论。利润挤压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力的稀缺或顽抗的劳工组织斗争造成实际工资水平上升从而使利润受到挤压;利润率下降理论则认为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竞争规律的共同作用使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理论则强调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导致经济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①在哈维看来,任何一种主导性的危机理论都是无法有效解释资本积累危机的。因为资本循环是一个整体,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货币、劳动力、市场、技术都可能是潜在的危机成因,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减缓或者干扰资本流动的连续性,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哈维对资本积累危机问题的研究“依赖于对在流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限制和障碍的分析;对克服或回避这些限制和障碍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策略的研究;对在一个节点上障碍被克服或回避,从而引起在另一个节点上出现了新的障碍的途径的谨慎观察”。②那么,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将遇到哪些限制和障碍呢? 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克服或回避这些难题的呢?

一、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限制和障碍

哈维通过考察资本循环过程,揭示了七个影响到资本积累的潜在障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式开始之前,首先要投入初始货币资本,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是通过暴力、掠夺、窃取和诈骗等手段来完成的。在资本完成了原始积累后,资本积累似乎不必再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充满血腥和罪恶。但哈维指出,事实上,直到今天,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而且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他把当前的资本积累方式称之为“剥夺性积累”,主要包括以下手段:将公共资产私有化(水、能源、电信、运输、教育等);进行大范围兼并、收购及各种实现资产剥离的操作;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比如庞氏骗局、

收稿日期:2017 - 05 - 08

作者简介:张佳,女,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3CZX0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大卫·哈维:《资本之谜》,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5—116 页。

②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1 页。

股市崩盘、公司倒闭等来劫掠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基金。当前资产阶级就是通过这些强取豪夺的方式继续进行着资本的积累。

启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另一个必备要素是劳动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产业后备军"的重要性。为此,资本家主要从扩大劳动力供应和减少劳动力需求两个方面来应对劳动力供给的有限性的难题。就前一方面来说,主要采取的措施有: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挖掘那些尚未成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农民、女性劳动者等)。就后一方面来说,资本家采取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及组织方式的创新。由于劳动力市场在地域上是分割开来的,因此劳动力紧缺总是局部性问题。一旦劳动力能够在不同地域间流动起来将极为有效地为资本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下,技术的革新、资本流动性的提高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大量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形成了一支全球流动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因而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工骚乱、劳工阶层内的种族歧视以及反移民浪潮。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扩大,除了需要资本、劳动力以外,还需要有生产资料。将利润转化为新增资本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可供利用,二是有数量不断增加的满足新增工人需要的工资商品,因此马克思区分了两大生产部门,一个是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在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应该是在这两大生产部门中合理有效的分配从而实现利润均衡化,但实际情况却是"单个资本家都是单纯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竞相追逐利润"①,导致资本在两大生产部门之间出现系统性错配。这种失衡和比例失调正是哈维提出的第一级危机理论所导致的后果。也就是说,在资本初级循环中,单个资本家为了追逐超级利润总是使资本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而不顾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均衡发展。单个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整个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破坏了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

资本主义像其他生产方式一样也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②。土地和自然资源同劳动力一起构成财富生产的基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与自然产生尖锐的矛盾。因为单个资本家总是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并且受竞争强制规律的推动,从而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索取。再者,资本持续积累过程也将给自然资源的供给、生态系统的平衡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在此,资本主义遭遇到了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将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制约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第一大矛盾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会受到自然界、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且还受到自身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制约。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第二自然"主要表现为公路、运河、港口码头、写字楼等各种城市建筑环境。在哈维看来,城市建筑环境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成为吸收大量过剩资本的重要途径。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又需要有更新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建造。可见,资本的持续积累不断向自然、环境提出新的要求,资本积累的障碍不断得以解决,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障碍形成。

资本和劳动之间、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还可以通过技术和组织形式创新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它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首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及社会关系的稳定性造成损害。比如,旧有的技术及组织方式尚未完全折旧就要被抛弃;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劳动者所需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不断变换所引致的失业问题;交通和通信手段的革新引起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布局等等。其次,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从长远来看会导致利润率下

① David Harvey,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 p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8 页。

降。“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家采取节省劳动的技术,而节省越多的劳动,就有越少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因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①因此,劳动节约型创新将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从长期来看势必对利润率产生反作用。最后,大量过剩资本向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带来了投机风险和“专家法则”风险。随着资本积累以几何级数增长,大量过剩资本疯狂涌入新技术领域,导致创新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环节越来越简化,投机性也越来越强。而当代技术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信任专家,遵循“专家法则”。一旦专家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为自己谋利,而不顾普通公众的利益,我们就陷入了“专家法则”风险。总而言之,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创新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又可能带来创造性毁灭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能否顺利进行还取决于资本家指挥和控制劳动者的能力,因为如果工人拒绝工作,摧毁或逃离机器,资本家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正如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所强调的,拒绝合作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致命打击。对此,资本家也充分认识到只有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关系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这种关系有时是通过暴力、高压和法律的手段来实现的,但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劳资双方的谈判和相互妥协而建立起来的。哈维指出,当前资本家为进一步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采取了一种新的“分化策略”。资本家根据性别、种族、语言、政治、宗教信仰等来对劳动者进行分类,通过充分调动和利用各个劳动群体之间的不同,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力被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中,从而削弱了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导权。

以上我们谈到的资本积累的几大障碍都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而利润的真正实现是在流通领域中完成的,这时资本积累的最后一个潜在障碍就出现了,即有效需求问题。由于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人们对商品有需求,因此激发和引导人们的需求欲望,充分挖掘潜在的市场成为资本家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就催生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庞大的广告产业。价值实现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们对商品有充足的购买力。购买力最直接的来源是工人。但是工资总额总是少于处于周转过程中的资本总额,因此,工人的购买力显然是无法支撑社会的总产出的,它远不能解决价值实现的问题,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必须寻找新的购买力。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是向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潜在的和可调动的购买力,这也就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和统治。随着这些地区的财富被不断掠夺,消费能力也逐渐减弱。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问题,而发展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试图借助殖民活动来寻求新的市场和消费主体的可能性将越来越渺茫。

哈维指出,对于有效需求的谜题,解决之道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资本家的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购买日常用品及奢侈品和服务,另一部分是进行再投资。就提升有效需求来说,前一部分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后一部分即马克思所称为的“生产性的消费”才是关键所在。这样一来,消费不足问题就转化成了为昨天生产的部分剩余寻找再投资机会的问题。而要实现再投资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对顺利开展再投资的信心。马克思在对萨伊定律②的批判中提到,不存在一个强制性规定要求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后必须马上由货币转化为商品。资本家可以进行再投资,也可以持有货币,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剩余产品能否通过再投资被有效吸收这一信念。哈维指出,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扩张是以信念和信用为基础的新教徒的做法,凯恩斯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心理期待和预期分析要远远超过技术层面的分析。第二个条件是昨天的过剩产出与今天的再投资之间的时间差需要信用体系来弥

① 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 347 页。

②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所谓“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理论,它是用来否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

合。信用体系对未来购买能力的预支成为提升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虽然通过借贷活动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生产的持续性和剩余产品的消化吸收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信用体系也在积聚着风险。一旦信用体系破裂,将会使资本主义陷入深渊。第三个条件是再投资的领域必须是实体经济。资本家可以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进行其他的资产投资活动。显然,前一种投资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制造出新的产品,催生新的需求,而后一种对股票、房地产、基金等的投资成为当前资本家最青睐的投资,这种投资活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对有效需求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提升。第四个条件是必须维护竞争的强制法则。资本主义只有处于竞争状态才能保持生产的永久性扩张,竞争程度的减弱将带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就是不断强化的垄断及资本的集中所导致的。总之,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难题再次证明了资本周转和循环对资本主义生存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稀缺、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同部门之间比例失调、自然因素的制约、非均衡的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劳动过程的无纪律及有效需求的不足,任一因素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即使解决了其中的某一个障碍,资本积累还可能会碰到其他难题。事实上,资本主义为了克服危机总是以创造新的障碍为代价来超越现有障碍。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造成大范围失业缓解了劳动供给危机,与此同时却严重打击了对产品的有效需求。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又在工人中不断扩张信贷供应量,最终酿成了信贷危机。应该说,资本积累的本性和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危机无法彻底根除,它只能从一个节点转移到另一个节点。这同时也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哈维认为,马克思正是认识到资本主义高度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才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直击其要害。因此,我们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思路,把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时空逻辑中所发生的深层构造性转换在表面上的爆发,找出经济危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是如何具体发生的。

二、资本积累危机与不平衡地理发展

哈维认为,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各种潜在性障碍的研究并不是对危机形成机制和化解方法的最终分析,还有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哈维指出,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积累体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必然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一方面,资本在地理空间上时而集聚、时而分散的不稳定趋势造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在地理上的积聚能有效实现资本积累。这是因为,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到某个地理空间,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而且也可以缩短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从而加速资本积累。但是,这种积聚的趋势并不是没有物质和社会的界限的。交通拥挤成本、物质基础设施在使用过程中的不断僵化、空间的缺少,这些给资本积累带来的不利方面远远超过了规模经济所能抵消掉的影响。同时,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积聚激化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争夺空间的矛盾和斗争。于是,资本主义又越来越趋向于地理空间上的分散。对高利润的期望吸引资本家多方向搜寻开发,将资本分散投资于各个有利可图的空间中。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与分散这对矛盾使资本主义地理景观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另一方面,资本要扩大积累必须打破阻碍其流通的空间障碍和区域差异,征服和逾越任何形式的地理壁垒。与此同时,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资本家又不得不积极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制造出新的地理壁垒和区域差异,这些区域差异又会成为需要被克服的新的空间障碍。因此,不平衡地理发展既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地理景观,又是缓解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途径。“不平衡地理发展最重要的作用是令资本的系统缺陷得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他处。”①一旦资本积累在某一地理空间中陷入危机

① 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Great Britain: Profile Books LTD, 2014. p. 163.

时,它可以通过“空间修复”策略迅速发生转移,在新的空间中重启新一轮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资本无疑将失去活力,屈服于它的僵化、垄断和专制倾向。因此,哈维一再强调不平衡地理发展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至关重要。

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苏贾和尼尔·史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苏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融合的思想开端始于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已引发了‘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① 尼尔·史密斯也指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生产的具体体现”。② 资本主义将资本投入到特定空间,便产生了差异性的空间,由此塑造的不平衡地理环境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缓解过度积累危机的同时,也为资本积累自身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从而在更大空间和时间规模上积累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和危机。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新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城市空间的频繁恶性改造所引发的城市危机以及不平衡的全球空间结构所导致的反全球化运动。城市建筑环境虽然能吸收大量盈余资本和劳动力,但由于其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很难在短时期内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出去,这样资本家本来是为了克服空间障碍而建立了相应的空间基础设施,但它却很快成为限制和束缚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城市处于不断地破坏和重建中,从而引发了固定资本贬值、失业增加、劳动者生存空间被剥夺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全球空间生产虽然使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都能在全球化空间中得到不断调整和重组,但却造就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全球空间结构。资本的全球拓展加剧了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进一步加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哈维对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之间关系的揭示进一步证明了资本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危机是无法被彻底解决的。

三、哈维资本积累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核心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围绕着这一课题主要是从文化、政治、技术、生态等层面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大卫·哈维则坚持从研究“资本”本身出发,通过对《资本论》长达十年的潜心研究,一方面重申了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内在的局限性和危机,另一方面论证了在全球化、城市化和金融化的时代背景下,资本自身的局限性非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制造出了新的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和结构。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无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第一,坚持和重申马克思辩证法的要义和精神。哈维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要义有两点:一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二是这种总体性不是静止和封闭的,而是流动和开放的,是处于持续的变化状态中。正是运用这一辩证法使马克思解开了资本之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本被视为具有某种质和量属性的资产(物)。而在马克思的定义中,资本被建构为一种过程或关系而不是“物”,“资本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

①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41 页。

②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ird Edition,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p. 123.

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① 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不是一个固定事物,而是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承认资本是以“物”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强调如果不在资本产生、重构、维持、贬值和破坏的过程中来理解资本,就无法理解作为整体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要求增值的内在本性决定了资本循环过程就是价值流通的过程。“资本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②这就说明资本循环过程的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出现中断,资本的价值就消失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通过将资本理解为价值流通的过程,马克思强调了资本的流动性对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哈维遵循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并将其阐释为过程辩证法,强调辩证思维对过程和关系的理解必须优先于对要素和物的分析。哈维指出,这种过程而非“物”的优先性承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再清晰不过的说明。马克思对资本流动性本质的揭示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无限的积累和无限的增长为基础的,而资本积累的无限性势必会和物质活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有限性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就蕴涵着危机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哈维始终坚持在资本循环和周转的过程中来探究破坏资本流动性的潜在性障碍。而同样对当代资本问题给予极大关注与剖析的皮凯蒂则仍然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物,等同于财产或财富:“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③由于没有将资本看作是一个包含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环节的循环过程,皮凯蒂将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只要在分配领域中实现了公平正义,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问题。由此可见,皮凯蒂是期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之内来寻求危机的出路。显然,哈维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揭示出资本逻辑自身内蕴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可能走出危机。因此,台湾学者陈宜中评价道:“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当下的危机、资本运作逻辑及其潜在矛盾,哈维的诊断要比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更具挑战性,也更贴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哈维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了利润率下降和过度积累危机。但马克思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应付或延迟这一危机的办法。由此,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及三级危机理论”。资本在初级循环中出现的第一级危机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产生的。其表现形式是工业资本大量贬值,许多公司企业破产,以及工业用地废弃。资本主义通过时间修复策略推迟资本价值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级危机。但当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时,也会出现普遍的过度投资趋势。在次级循环中,危机表现为城市人造环境中各种固定资本和消费投资项目的贬值。在第三级循环中危机的表现形式就是城市各种社会开支的危机(健康、教育、军事镇压等),消费资金形式的危机(住房),技术和科学的危机等等。另外,由于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顺利流通依赖于复杂的金融体系和虚拟资本,社会支出依赖于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信用危机以及国家财政危机。哈维把这种由资本“时间修复”策略而引发的危机称为第二级危机。为解决第二级危机,资本主义又采取了“空间修复”策略通过空间地理扩张来吸收过剩资本。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③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于资本在全球的空间布展是不均衡的，各区域之间，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最终会引发全球危机，即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这就是哈维所称的第三级危机。可见，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入和扩大，资本过度积累和贬值的危机也进一步深化，并在规模和范围上不断扩大，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正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频繁爆发的城市危机、空间危机、金融危机等新的危机现实，哈维从空间维度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从而突破与更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局限性，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第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研究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显然，马克思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分析和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从而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发展方向。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主题和批判主旨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换。20 世纪 2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广泛兴起都未能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为此，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阿尔都塞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进行反思。他们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危机。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从马克思所处时期的政治暴力统治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统治，资产阶级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使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文化秩序以及道德价值观念，从而丧失了革命主体意识；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历史目的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庸俗解读，忽视了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正是在反思西欧革命失败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调整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现代化和科学技术运用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贫困化的状况有所改善，经济危机不再频繁发生。但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促使资产阶级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由此出现了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危机、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消费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城市化、金融化将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进一步强化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并引发了波及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危机在客观上要求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回归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正是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哈维强调马克思主义批判价值功能的发挥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深入到资本的逻辑中，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可能探寻到一条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不同于詹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等人从文化、政治领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迂回回归，哈维是直接切入到“资本”本身来探究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及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哈维在《资本的界限》《资本的空间》《资本之谜》《读〈资本论〉》《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等一系列著作中，坚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辨识资本运作的逻辑及矛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发掘人类社会的未来出路，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解释力。可以说，哈维的资本积累危机理论为我们探讨当前经济危机挑战下全人类的命运与可能的替代性前景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重要的理论支撑。

On David Harvey'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risi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Jia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risi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David Harvey followed the method of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found out seven potential barriers that could trigger crisis. Harvey points out that capitalism cannot completely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capital itself, despite all kinds of means to resolve the crisis. Moreover, capital has created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expansion and spatial production, leading to new crises on a larger scale of time and space.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Harvey'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risis once again proves that capitalism itself contains a crisis that cannot be overcom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ctivat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capital accumulation crisis, capital mobility,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　　刘曙光)